槐野先生存笥稿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二十六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書三十五首

書

自得與公游暨董半歲耳而道術相投神氣相結顧甚于訂夙昔之盟者由是觀之人士相知果不在新故益脉脉在形骸之外矣足下以詞賦雄吳中僕每讀其文以爲機雲之亞近睹未嘗有也第造物忌完旣右其才遂左其官不得蹈厲霄漢極萬里之志則又乃名累之也嘆息嘆息僕髮蹙竟老一無所竪立今而歸將依栖華嶽石室百年蜕骨在斯矣非薄功名厭驅馳誠安愚適志之謂耳若足下弗遺肯況我以雲篇惠我以江北斯百年之欲區區之望也世事風雨陰晴反覆不可豫謀然非知命履道之君子鮮不

坐煩惱障矣惟足下堅意守官毋用世故芥帶于中若僕所思去則固有隱軫之痛矣非尊爲避賢路也舟中握手剌剌不忍別抵暮登岸投鞭于江浦明月在庭顧影獨步知已安在寔用是悵悵耳從人回附言布悰十分中一分耳前路有便更思陳述僕有懷抱不與足下盡之其誰能亮之也

與何大參祠部書

今僕既渡江遂與公成各涯人矣海內知已指不可數屈若吾大參公者葢無幾也回首南雲可勝惝怳語曰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幷異日者風雲若動潛

蛟再起彼其時神劍共匣雲鴻比翼或可冀幸有乎頃僕方圖君卧龔公高蹈而慕向之浮世難豫岐路多乖且不能卜旦夕矧後來者遠在十禩近在三四年乎別日抵江浦明日暫留勞苦未甚積乃取公贈篇讀之則悽然涕下矣安能言哉度前路距江東益遠音塵不得達從人同附布離悰如此將發之夜具有蘭羢一端相贈而送客淹坐不肯去既去則又促促治裝天遂明就輿而贈物攜在輿中令並以往見區區之忱非偶然有也此羢頗真可呼衣工來令作方袍用青潞紬緑領及四邊以積莊玉色熟絹爲裏

則衆桑相得足耐久遠體輕而氣温亦奉身養命之道也古人遺遠則重一端綺僕贈不如綺然繾綣之意則未始異也烝溽中才一握筆揮汗滿把披寫不可具嗣布之可也

與許石城太常書

今者僕既渡江而與公離矣念此兩歲中相過相歡之跡即復若夢浮生百事皆若此寧獨離別哉行子發日令器以公之命追送僕于郊關亦眷眷甚矣行子今從車上手公贈言讀之則同路之義而蘇李之詞也有才若此乃令之白首淪躓不得大暴所長歎

之恨之僕又以爲造物小兒弄奪悲歡竟靡有恒風雲若變無愁賢哲不再伸也僕今往且欲作山中人矣會面無期而雲天悠邈情當柰何毋歲江鴻北邁幸惠德音懰懰

與史沱村巡撫書

自僕與公遇盜在傾蓋之間矣然其披心見懷顧甚于訂夙昔要白首者此其中固有真投冥契者存焉弗可以形跡論也方今海上之警未已而蘇松大郡悉遭焚刼獨江防稍靖耳以有公在故也爽酋不量乃敢犯通泰自令失利而還可以見登壇之畧矣頃

聞公疏請募兵籌食斯兩者今之第一務也大臣伏鉞在外去　君門萬里身睹窘厄不以實告　主上非體也然此唯公爲不負耳僕所爲伏心于門下者坐是故也公之長公子一秀才耳每見輒念其尊人之責甚重也問計慮患至刺刺不已異日者得乘風雲而濟時艱何詎不遂其尊人哉僕今往甚藉門下之力旣饋之贐又予傳牒又遣便衛行眷眷依依再三而未有已也使還因申報謝之私若此炎金如灼畛畝盡欲生煙不獨行子苦之也

與孫季泉少宰書

僕今既渡江而徑還關中矣乃三月中有長女之訃至老親再三督僕歸其書曰我老不能遠遊汝可解官來就我也僕得書惻惻不能忍朝夕則輒治裝且欲挂冠去而會有移官之檄來此甚便歸計遂行此五月望日也且行之一二日而人事倥偬不得取寸隙爲書報知已令知僕消息既渡江逾淮矣從車上念故人今往且將悠悠越絶音塵不得達可但已邪乃損轡山亭述近日之況與引身之故如此云在南中既聞伯泉公已納之壙中矣尋又言未也果誰然乎僕不能充執紼之役又不能撰黃鳥之篇愧歎誠

甚焉見仲泉公爲道惓惓旅人草卒無及別啟也計三年不奉瞻對矣積愫莫由展紙上語十之一耳悵惘悵惘

與楊朋石光祿書

僕慕足下之高風舊矣顧獨不得奉顏色聆教論耳乃者僕發南中之一二日而足下至行子倉卒不能脩謁圖一面之晤及發而出在郊關乃公顧肯偕諸公祖僕于大江之滸僕一見之脉脉有愧心焉已又謂古之敦交道者猶且神交夢尋况僕行在斯須倏而別即隔在千里矣柰何論形跡較新故乎公蓋修

古人之道矣顧僕非其侶也僕今既渡淮作路中子
矣炎途灼爍行子不能前適憩一亭坐而念貴僚諸
公皆才者而又有大洲公來也以其間追游山水吟
眺陳踪即號爲仙曹可也安得剛風摶軀厠我于其
間乎歎慕歎慕卒送僕者回南中附言申謝并具中
曲之戀若此今剛風既不肯摶我軀而浮雲又復蔽
空江天回首渺渺神馳

與鄭澹泉總督書

今僕既已渡淮次王莊驛矣昨在南中時奉公書訊
纍纍盈幅尺而憂國哀民之感顧居十之六七其時

會僕有長女之訃至荼懷鬱鬱不能爲言報謝也念今且遠去與公益渺渺絕矣竟不爲言以謁別故人安可乎適鳳陽留守袁吉之使者在行中僕乃以書附袁使而令之馳走淮上投焉見鄙人雖往乃其志猶依依于左右如此也自僕渡淮歷淮北諸鄉縣所在頌口嘖嘖靡不道開府之德者以爲往年中原盜起時我士之人益首嬰戚刃焉而又值河水沒田民食半菽苦矣向微開府來淮以北赤赤矣由是觀之公益有吹枯扶傷之仁再造生靈之德鄭氏之門閭雖百世益大可也僕發南中時穎州之圜尚猶未解

夫去年之既縊于松江今年之既中于蕺州斯兩郡者非凡郡也而吏既踵至大家走保城中小家流亢他縣民不得耕種且無論閭閻蓋藏卽租稅安從出哉此可爲寒心者也吏爵數侵暴海上然不敢再犯江淮者獨以開府在此故耳頃嘗一入通泰矣輒至失利而還此所以戒不復往也僕私竊譬公如倉公國手病者及門輒計日而愈蓋才性天畀智畧神效非可數數有也顧公不能化百身以捄萬靈而海上之既牽綴而未有已時願公少出禁方示海上用事者異日者海上之民活卽公之德海上之租供卽公

之力柰何恤形跡之嫌而不顧大計乎第未知海上用事者肯聽邪不邪僕今馬首西向將按鞭華山之下卧矣然猶呶呶聒聒掉舌世故而不肯下者以公憂國哀民有古大臣之風所謂彈劒鋏于張華之門鼓七絃于鍾期之側誠有所㝵契不當與迂誕者同日論也

答喬三石觀察書

使者來適值治亡女之喪又並遷亡妹壙兩者皆痛心事不能詳問足下近履然使者但言其伏苫塊也足下志欲竪石表隧顯揚其先世之德令永永不沒

焉此孝子之情也乃以文問僕非其當矣僕不幸未
嘗獲望尊甫翁伯之面然壤界相接頗悉其行實固
必假手于中郎之碑托詞于陳思之誄乃能闡發幽
懿示信來世僕何可輒奉教也僕于其痛間時嘗取
公所爲狀一再讀焉蓋遷史之體而藏山之詞也古
亦有自述祖德者矣即此可以傳久遠矣又柰何別
有請乎僕雖守在詞曹典紀述之事然時一有作輒
就焚弃謂不可示人耳今公要僕爲隧頭碑路人過
者皆見之適足以暴醜增嗤于喬氏未有光而顯且
抑蔽之也願公改命擇能者而授之語曰朽者形不

朽者銘豈得草草哉唯公亮僕之心非出于避役察
僕之詞非依于偽設幸啞然笑而允之僕何異釋負
擔哉饋至幣儀不欲附使歸須有間耑致之也日下
炎暑如坐大爐側唯保攝自玉斯文之托今在于茲
非諛非譲

再答喬觀察書

頃僕所爲退退不敢承公之令者本非有他誠自審
其弗可也乃今接公讓書謂僕欲要公身請之妄自
尊重僕非敢如此也僕得從公游最久而相愛最深
秦俗閭里有喪葬之事有財者賻隧有力者負土增

墳僕既不能賻襚又不能奔而負土又且典在筆札
即効一詞固當焉顧獨念公文詞宗匠遽而趨役將
恐其操斤而傷手也再奉督命竟期策力往矣昔人
有驅孺子而抗寶鼎者傍或止之以爲即不愛孺子
柰寶鼎何願公重惟斯義而已自入里中懷抱既惡
而亢陽更甚遍體發疿成瘡尚未脫甲以故掩關謝
往來于人事都絕矣使者自有口非誣計公襄事在
仲冬僕有譔當以前月往未有食言漢季子也小女
兒亡此區區私痛何敢勞足下知之且加之奠休戚
眷眷之情比之骨肉附謝不可具得面乃盡也

與賈樵村督府書

始楨歸華下即計走使中訊乃輙以骨肉之事奪之居兩月而使者來稱饋歸人既發鼎翰故誼惓惓依依至滿幅尺楨汗下淋漓矣楨客南中歷二歲乃不以尺書抵左右形跡則疎且怠矣顧江南塞北相望數千里雲天悠邈馳傒不道即書安得達所幸明公知已不坐之辠柰鄙懷皇皇何往明公塡撫關中關中之民怗然靜息如卧枕席此外內所共聞也乃今移節塞上令其西秉玉關之鑰而北築高闕之城則天子知人有司體國並在此矣楨喜之甚唯獨念兵

弱而食罰重而賞薄尚猶費主將料理耳夫以弱兵當强虜枵腹任干戈已無賴矣又使將吏見威而不見德内懷首領之念外圖僥倖之功此邊事所以僨三軍之氣因之不起也楨嘗拊髀竊歎思一叩閽而未敢言者也昞公才略威望實冠一時既已使旗幟精明控弦之士洸洸生氣矣楨所嘅噫者為諸邊之逼患云爾往楨在南中數見倭寇犯海上卒莫之禁而二三任事之臣又平日兢兢于文墨之論者楨以是又知天下之患不在北虜正在南倭也方今公家多事人務自効至楨獨未焉愧之愧之頃之且謀

上書請告引跡安愚爲賢者避路不欲甘心于乘軒之鶴巢閣之鵶竟巳也楨達曠旣深而朗公再領大柄又不得身爲賀柰何使者還報附書中謝且以朗賀焉唯亮在不臯幸甚幸甚

答任棠山太守書

江浦使還業已有言申悃計徹左右僕自入里中登堂拜老母老母坐哭孫之痛容狀慼然頹謝非舊日矣僕心誠傷之若創痏焉已乃葬亡女葬之歸三月意忽忽若縣旌未定頃之稍定而室中人又被疾日在檢方和藥中矣士生出則涉江海冒險阻博一官

之榮而樂不償其苦入則蹙眉含悽仰空而咄咄由此而望百年戠可幾矣以故焚弃筆硯及諸人事皆一切罷之誠懼諸難攻心損齡促筭令老親靡托耳以故受令爲文久而不報非忘之也適紀丞以使西來責宿諾僕見使者赧然汗下不能出一語然使者實睹僕鬱鬱吁吁也使者旣留一月僕乃抑情披抱尋繹前狀撮而爲文畢季布之信焉至其詞則未工也嗟乎文章之道亦難矣僕焉能知而公又故詞林哲匠雖與爲言其爲割正可也僕依老母側且將爲終焉之計老母不耐遠游矣人子事親以順爲孝郎

若老母亦知太夫人之安于逐于僕獨柰何不奉板輿博五斗而從圃中栖于僕辱公知已最深休戚共之恐公欲知僕動止附此白之云

與喬三石觀察書

今僕所奉碑役既已訖事乃遂函而遣使馳上懼不及期反得辠也碑所具詞十七皆公之狀所謂物之至者無以加也其不能盡取者有説焉竊以封君大節多皆古人之造近世所稀睹者其諳憮憮兢兢閭閻丈夫可庶幾者率略而弗録不欲以繁枝宻葉蓋合抱之材也顧僕荒陋闇沕不能窺識高人之微而

鋪張散亂又甚無緒理文成私自誦之愧焉思欲黜
竄刪剟令歸班列而卒不能罷之蓋其才乏也公文
章宗匠又孝子之志所欲揚其親者唯恐弗備乃僕
之爲碑若此何以復惓惓意也曹植有言文之好惡
吾自得之郎更竄何惡焉唯公循沿古道而加之删
定此不直區區受教且不貽石上災矣幸公念之本
圖會葬適有霜露之疾遂止中懷耿耿使往因附禭
賵之儀誠知弗腆聊以見朋友之私耳族大事既訖
當更使使上慰茲不具述云

答南叔後吉士書

往僕犬馬之日至乃辱使使銜幣來賀惶愧之甚生平半百曾微有咫尺之効斯須之譽以表見于世私自恨爲太史䑕鼠詞曹贅疣宇宙之偷人也奈何當賀稱邪使來時會僕避客野中未嘗以筆硯從未報乃後數坐塵溷中遂滯而抵于今矣足下肯亮之不所惠幣果旣以入唯幣二純乃馳而璧返非敢固郤誠懼其未有當也僕以老親不欲遠游之故頃已上書陳情圖畢菽水之私遣一价往矣書中丐詞皆吐出肝膽　上必念之許可矣苟竟如願則少華之曲淸渭之濆采蘭求藥浪跡自由或有叩關相訊日也

偶不自愼被蒙霜露之疾又書既上即稱爲山中人矣義固在埽𢩊宜也然于親屬又不當以例謝故此復用尺牘申致區區云爾君家兄弟歲試皆得意獨仲君稍躓耳頃之有大申時也附此賀焉

與徐少湖閣老書

日者楨得北徙也誠賴門下吹噓之力葢謂北人不便南徙之而從其便者此其恩德深重萬之恒情刻骨而未可忘也五月之季既以渡江北首矣乃復念老母離背日久而又重以失孫之痛乃遂枉轡入關且因請老母俱來也不謂霜葉早凋夕陽易下一年

不見遷爾頽容當是之時楨悼怛在懷然猶外循存慰大畧言今日所以光顯其親者皆從宦中得之卽甚老有安車在也固請與北而老母固不肯應楨以違顧之事非所以養老乃遂具疏請告遣一价往矣伏望門下隱軫慈悲令遂所圖則母子相依始得附于人倫之列史臣不與絶稱之子而多陳情之夫葢謂忍人不可以事君而薄于親者又安能厚其他也楨竊自惟省十年以來被蒙門下之教非一種數矣乃今輒爾請告天路邈絶瞻侍無期楨幺麽固居下客之列豈無戀舊懷哉顧埶有所阻情有所奪獨且

柰何禎故守史官諳其職矣即令禎伏蹤家園猶當以朝夕之間攬采門下匡弼之業康濟之德萃而成編雖不敢妄謂藏之名山以傳來世然以資延訪備缺漏庶與稗官小說類也語曰士爲知已者死禎也無死所恃是郎所以報知已矣唯吾明鑒而憐察焉

與李古冲太宰書

不奉光儀數易伏臘瞻望如何前禎上疏陳情蓋倒出肺腑矣私計明公燭照海内物無遁情禎抱區區若此當必亮之客自北來者乃云明公日侍直廬上承
　燕封奉箋扎至廢眠食忘旦暮焉蓋倥偬甚矣

楨以故雖鵠停望報然聞其若此則未敢以私懇也顧獨念日月不留程限易違誠知明公保惜人才甚于護壁然鄙生憚法畏事自不能不耿耿耳楨自少小遭罹凶疚者屢矣積憂在抱痰火時作一發輒不任乃今又復發什于往時乃茲伏在牀蓐百念皆攢楨皆能遣之去唯獨謂進退之迹未明則廊廟山林將何號吾此楨所爲中夜捫枕而興嗟求日掩關而含戚者也伏冀明公照察愚悃大發慈悲以其直廬之間取楨前疏早賜施行則楨私願既諧公法不撓兩之皆得其荷佩恩庇當與骨共朽可也自容歲以

來大宗伯湶翁凡遺楨書輒道𦘺公惓惓不肖之意
劘于收𥇥楨誠甚感焉卽令楨退依家園遂跡雲霄
之間楨豈敢忘知己哉矧公以道德文章擅名天下
四方野儒苟有聞者猶當紀述以傳楨又其故吏氏
哉楨不文尚思攬采𦘺公方潤之餘稡而成編以報
知己非謭語也唯垂聽而憐察之焉

與王三湶大宗伯書

鄙人楨渡江情事業已具杞縣書中矣及旣歸來而
拜老母老母逾年不見還而頮謝顏狀齒髮大異曩
昔楨仰視泣下而老母亦歔欷者久之其時楨卽誓

言終養以畢夙志以慰北堂之心居有頃復有獮心誠家人治行吾將之官因請老母與俱而老母固以羸老不任駕馳爲辭綿歷四月竟不肯許楨於是始具疏陳情遣一介往矣然非其得已也方今　聖明御世海內才賢側肩而上公車者不可勝數楨獨何心乃肯引躬竄伏自失風雲之會邪顧理有所阻情有所奪世未有二心之臣可以從宦者此疏之所以奏也竊恐他人不察造浮言以爲楨有異懷以熒惑當塗諸老之聽令楨所奏寢格而不報則區區之志終莫之白矣所幸門下同直西內得朝夕相晤承間

肯一開口明楨所陳乞者皆吐出肝膽非有覘候希冀之私如此則請無不得願無不諧楨所爲戴門下之德者卽剖心磨踵不足以況其誠絕纓伏劍不足以比其堅也惟門下曲軫慈悲不勝延佇

答鄒一山巡撫書

使者當此嚴寒之候至踏氷雪歷川嶺入關而問訊區區斯其爲情殆萬之恒調矣鄙人楨手翁惠書益咨咨感歎者久之以爲近世交道衰薄矣蹤跡苟殊則膠漆輒解矧其人乃一日之好而又隔在千里外哉今翁所睠顧楨者有古人折芳遺遠之義第楨莫

可以當之耳楨關下鄙人也自通籍以來竊亦有志于當世之故以爲駑馬不能十駕而鉛刀或任一割日夜磨礪思欲妄試覦䦀其本圖也顧唯念老母年七十高矣而楨乃獨子鮮兄弟之親楨齒髮且晚暮矣而又未有子令老母倦遠游楨卽戀名爵不忍棄寧忍弃膝下哉頃已遣使上書請告明區區之私矣苟幸如願則楨故守史局嘗諳其職矣主在論撰名德揚摧幽懿也若如尊翁先生之銘與東涯公之傳悉皆史官所領此而不紀其文爲誰効筆硯也顧楨覩翁所撰二文咸極詳贍實不加點所謂大呂在庭

則瓦缶轂響可也僕安敢前効哉雖然郢曲洋洋秦
轂嗚嗚亦各自寫胸臆云耳竟須効役于筆硯間也
楨方今掩關埽軌嘿坐而待報幸有　詔可其奏則
將采秀于嵩丘問道于河上凡可以盡親之筭而番
吾之徵者固不憚遠涉重胝也彼其時或能見翁于
道傍以申宿昔之抱蓋非飾非諛矣湖海知己屈指
幾何瞻望雲空可勝悵惋

答白幼權令尹書

往僕在南中見郎報知足下不利然不恨當事者之
苛虐不肯少貸顧獨恨足下之深焉日者僕歸華下

聞貴邑新貴率皆燁然震烜往來于市衢而足下已從田中伏矣則於是又大恨之且歎之焉僕嘗語人曰我如見白君則以口齧臂肉寫吾憾也顧僕歸來即值有亡女之痛乃其後益之以諸俗終日擾擾無解脫時以足下不能走而東即知僕不能走而西也適奉翰札中具惝怳幽鬱之懷益所謂來復時也嗟乎晚矣翰云不怨林栖怨莫以消歲月者然哉然哉僕竊觀四序遞遷日月出沒草木榮枯人世死生斯四者皆恒道也夫功名進退亦猶夫是耳昔人不察至坐而書空懊惱以殞其性此無見于元化至理者

也且近世以罷免歸者往往沈迷于杯酌歌舞之間以爲不如是無以度吾年也然爲身計則快于風俗大壞之矣令後生何觀焉足下卽欲求實物可消歲月者則莫如讀史夫史記事之書也上下千萬年善惡賢不肖是非興壞之跡皆具焉讀之令人弗倦積而久則胸次洞豁遇事輒曉又于其中采其涉大節關大訓者彙而成集藏之名山亦可以命世傳永稱不朽之業矣又何羨飛纓躍馬仰齒貴游哉鄙人且欲作山中人矣亦將持是而送餘年故所以復足下者如是而已少華谷深山人所居不復與當塗之君

子遹來往少選春生足下如肯問山人蹤跡則當采藥苗釀春酌攜向谷口候西來騎也具有不腆之儀聊用爲壽非以言報李也

與潼關王兵備書

頃者得奉光儀甚慰夙昔顧客心爭路蓬蹤易轉晤言無幾時而輒復別去衆中懷快快何使者肅公之命爲護行車甚謹會天新雨路傍流潦瀰瀰如行鏡中而時又晚暮東方月出而浮雲又來薄之車人相呼戒嚴亦不及于淖旣官卒持篝燈至車人轉蹈于淖者至再乃知糢糊者滔滔利往而洞徹玲瓏或不

免一跌之虞也僕侍公教才斯須耳然大槩頗窺矣
薀倒瀾之孤柱而絕塵之獨駕也所恨至人難遘後
會不可期歎息歎息使者固請送僕抵都門而止僕
病淹逆旅發期尚未卜乃力勒之還令報命門下因
附謝私若此所未具者嗣布焉

答吳總兵守直書

頃鄙人過真定始知吾子領節鉞分守居庸藎赫然
顯盛矣旣入京而王銘董諸生來見又復言之鄙人
以一時同栁之士非少然今歷顯盛者無幾何吾子
其思所以効節報　主可也使來問訊惓惓可知但

居庸號稱要害視他關萬之將領枕戈而卧士不解甲而食乃爲得之兄今又屬秋序胡虜且冉冉生心矣能無懼乎鄙人近颯然衰矣再登霄漢甚愧效顰竟亦投劾西歸而已適覽諸公保語一一皆寫出吾子之奇鄙人益喜之甚昔李蔡出廣門下十餘年位至封侯而廣卒不封嗟乎誠使門下有如蔡者卽鄙人退休蓮華山下何憾焉顧吾子勉之庶慰瞻注

答俞是堂憲使書

行子及白溝得奉所留嘉訊乃知公所惓惓于僕者與僕戀別訂合之情固同之也保州之會雖斯須然

公轍跡遊歷之遠艱難辛苦之狀僕既以識其大都矣語曰黃鵠四海斥鷃籬落言才與不才異趣也願公毋甚以爲勞焉僕留保州一日得盡讀所惠集終其編總之皆澹然自得之趣與世之勦襲雷同者當以雲門瓦缶論也至其意格則自創軌轍恥踐陳踪北地李先生每以尺寸古人爲宗指難與公同日言矣又詞家尚風骨謂肌膚百骸之所會感物効情之所將耳少陵坐是而因寡嫣然之態近來詩人頗少之乃遂幡然回首喧喧乎向韋柳之門矣僕觀韋柳詩誠澹雅不浮讀者一過輒快其以書懷述事莫尚

焉葢與少陵異製而同情也古人之言曰天下一致而百慮殊塗而同歸何必其法之似哉公詩在韋柳伯仲之間或又有步驟少陵者葢總統之才龍蛇之德也即令韋柳而在亦不得以獨逞也僕闇劣無聞不閑于詞賦之科玆所爲復者猶之瞽者辨色躄人論步秖博有識一大噱耳賤恙稍稍去體尚猶在醫人手中承軫念附此謝焉

與孫季泉少宰書

僕自南中歸且將白首華下與松桂老矣乃上書不見省而部檄督赴官甚嚴仕宦牽絲不能一割而決

乃今又復驅車出谷與青雲之士共翺翔焉非其志也僕觀世撫已度卒之安裡旋且返我初服而已吾兄醇德厚養一出當爲縉紳之表執政諸公方擬虛端揆之席以待焉鷞鷞一枝鳳凰千仞則亦各遂所圖焉耳唯足下夙戒行李居有項驛書至矣自不奉顏色輒歷四秋然忽忽若經朝暮唯鏡中容鬢非復故時浸浸乎向衰颯矣明年僕滿五十稱半百人矣濛汜漸逼而尺寸無聞每于終夜闃寂剪燈孤坐有慚憤之懷焉昔人有持寶劒不售者則亡之他境謂劒不售且得既僕靡有重持卽不去無傷然麋鹿之

性終戀豐草非敢效百舌反覆以誑惑故人也令器吉士君有美質然又肆力于學當有遠詣僕見之以爲謝氏之玉樹不啻也顧入京未幾何時乃卽有秋試之役役事既訖卽又多人事擾擾也不得與吉士君語第從吉士君頗悉足下起居耳海寇暫息知足下得安枕玄廬其紀事抒情之作必盈篋笥能無以遺知音子邪僕在山中一年但日事逍遥游不理筆硯久矣乃今八月舉一子于此清心養氣之明效也念足下恒爲僕軫埶埶之慮附此以聞茲後草草告成事以言美善則未也録一冊附奉覽教

與萬兩溪吏部書

今僕又復驅車出谷與青雲之士相翺翔焉檄書相督而守盟冊固其視鑿坏之子何異僕居南中且兩歲從公論議之後不以僕爲鄙而時時接引之每念一及輒黯黯神迷焉豈所謂傾蓋如故者邪方僕在南中時則思關西今在燕山又復思南中此何以故也僕蓋甚難言之矣客有赴南中者聊因致繾綣之私併順天試錄往惟侍教會面何時而縮地之術又莫有傳者悵然悵然

與何栢湖內翰書

客自南中來者輒能道足下起居之槩以爲君家昆弟不謝二陸乃知雲間才彥代生不乏今至兩何益犖犖出儕輩遠矣歎之慕之自僕歸依華下已甘心白首矣乃上書不報而檄書又來督赴青雲翺翔豈僕之夙願邪尋亦旋返初服而已邇來荒落不理筆扎者一歲餘矣乃令之校文安任焉盲子辨璧以校文則似之嫫母畫眉今錄所具者是也唯覽而教之

答吳總兵守直書

使來餽裘襪盎謂寒至而此能禦之也遠念勤渠至于如此感甚感甚今秋胡虜南侵距關門不至者四

十里然而逡巡瞻顧不敢直犯者人言籍籍皆以為
東鉞諸臣之功至如八達嶺最稱逼賊要路虜不犯
居庸而亦不敢近八達者則誰之力歟適睹來札乃
知纖悉鄙人則拊髀歎焉今之論軍功者率以先登
為勇俘斬為奇至夫先聲奪氣之勳不戰屈人之略
盡弃而不講此將士之所以解體而武功之所以弗
競也吾子今日守嶺勞苦如此事定當必有為表其
功者顧今俗是非淆而名實頗乖於是逼滑奔競之
徒得志焉語曰苟利社稷所在以之唯吾子勉焉此
輩逼滑而奔競者或時自蹶忠義之夫神祇將祐之

竟有佩印登壇日也郡人入京未幾何時乃輒承校
文之役亦莽莽卒事耳以言美善則未也吾子所稱
慕我者殊非區區所敢當也使回附言申謝並以順
天試錄往檢囊羞澁莫可以將報李之私者愧之愧
之

答康道甫太守書

使者來守誌業已歷兩月久矣其遲遲不遣者寧稍
有怠志哉顧僕一出棘闈輒坐人事中不得間一往
一來錯施而横至塵勞如此乃令操筆而構詞焉能
乎居頃之又屬遷次乃又復擾擾而使者望見往來

人甚苦之然又不敢前而白也於是僕乃筭葬日漸
廹矣條而怖于中懷遂力謝人事卧閤中踰旬誌乃
就篇而續之銘殊愧乎不文也不能章顯幽懿遂孝
子之情以求貽來世之休也如足下有未足不妨潤
削要在信今傳後而已狀所列斤斤皆實事可錄然
紀述之體有五忌三俗五忌者忌腐忌宂忌複忌迂
忌乖刺弗合三俗者俗意俗事俗格僕爲避五避三
也以故擴狀中可傳者著于篇不欲以譸張汗漫之
詞反汲仁人君子貞信不疑之行也僕守在交戟之
內不能東走備緋謳之役甚以爲歉誌旣已付使者

歸報矣窃此心耿耿何所具不珍之幣二列之别扎附于古人贈賻之義云爾

答孫東谷大司徒書

使來奉翰睍故誼悠然感甚感甚翁洛陽之長者僕幸以壤境相接之故乃翁忘年而引與之游且至出肺腑相示爲僕每念之未嘗不惻然嗟歎以爲近世所稀遘也僕于夏杪入京未幾何時而輒有校士之役思欲因風問訊安能乎役事既竣於是具書及録附吳客便致之門下今能達之乎不也竊惟門下素節比之勁竹直𣪊震乎域中客或有談及者咸肅然

振容重之乃翁欲引年歸洛中恐不得如願以衆望所屬故也僕碌碌不逮中人往疏陳乞養本出中懐而固不許於是又勉而出焉項得家書老親偶感風露之疾兩地相懸情甚桒何立即上疏西矣乃其始願本若是也私憂大重神爽飛越援筆布詞不知所云唯亮察毋𦤎幸甚幸甚

答趙大洲同年書

前吉陽何君言公欲遣使來京報謝故人適果至焉夫俗格已就即有豪傑不能自脫公今乃甘心蹈之是矣頃見介谿元老元老出公所貽書示僕極歎其

文詞焉以爲有古人風於是內江聲名出關中上矣然內江固自信讓關中爲其筆有檢制而辭不漫施也書所比況楊文貞之奧學楊文襄之文采劉洛陽之篠眞李南陽之贊襄可謂得其似矣然唯公乃能有此評訂區區實不能道也蓋公博稽掌故因而上下其人物耳僕何知焉因使者又知饋諸公幣亦從腆非薄頃僕入京第用羔鴈通私覿之意耳視公所具益覺纖嗇不成觀聽或詞林故事亦當若是也但僕絕所爲喜者以公負當世之望乃其志又犖犖不與庸衆伍此所以忤于俗也至于今損易肺肝追逐

于塵𡏖之中所謂龍蛇之義合于易道依依乎造聖人之域矣豈易能哉又雲霄舊侶往不爲內江公喜者亦謂內江公能與世推移不疑滯于物聖人之徒也僕頃得家書老母病伏枕席閒五內摧裂若受鋒刃業已上疏請告矣有如旦夕得　命卽躍馬西矣世塗梗泛執手何時悵惘悵惘

與樊斗山御史書

頃者家僮過眞定辱公遺之書僕讀其詞居多獎予之指鄙人何可當所云也前僮西歸者計在開歲之首乘春氣融暖輿老親就京師此本圖也乃老親忽

感風濕左體木而不仁今僮來爲報此耳天涯游子歘而得此信情當何如言之淚淫淫下矣信至乃立卽草疏奏于　上而辭事君子故泥而不行獨且柰何僕有足不敢褁而西走有身不能化而爲流雲飄風又靑禽不至黃耳未有則誰與問庭闈也僕今塊處門內日日籲天拜斗爲老親乞憐外事一不得聞塡之客有言後數日僕所請當如意者僕忽解顏拭淚而誡家人治裝令之先發僕倚馬須　上命耳苟得之卽揚鞭馳矣家僮數過真定並以公屢屋烏之愛得不留行草足矣乃又賜食賜粟恩數稠疊此皆

弛嚴而存故恒情所未睹也感甚感甚適家僮持裝者去附書申謝於邑彌襟殊不盡曲折也

答俞是堂憲使書

自僕入京未幾何時乃即有校士之役比役旣竣又復居塵溷中思欲以試録往者屢矣然未有因也而私心恒念之竊以爲西麓公使當來可因而致之乃竟不來海內知已如足下者可屈指而校也録即不文柰何匿醜不以遺知已哉非人情也頃使者投足下書顧譽順天録特甚僕愧汗淫淫下及踵足矣僕關塞間鄙生也雖濫竽詞曹而實不講于文墨之事

乃足下命之撰夫人銘僕安能任乎僕讀足下所為夫人狀咸說實道有不溢一語又其法度纖密意脉聯絡駸駸乎上薄荀悅而下陋歐脩矣有文如是乃令僕視而為銘恐蜀錦製袿非賨布所能緣金柱為冠非胡縵可作纓也僕安能任乎然念夫人相夫之行匹于齊國雞鳴之子而好文知禮郎咏王階歌統素者未能相後先也古太史氏典在記述賢人君子之節與夫貞婦淑媛之美乃其本事僕以此故輒復任之弗敢辭亦以重足下遣使加幣從遠道來厥意懇懇然也僕適以老親寢疾在家書來督僕歸於是

僕疏請歸乃不幸不許令僕從別計歸嗟乎仕宦之道如牛就羈一前一郤信夫人爲之耳此豪桀之士所以力脫樊籠而掉臂不顧也僕發軔不出五日內矣日夜念老親思得一伏榻前問安穩不啻若渴烏赴水駭鹿投林也六府邊搓不能捉筆以復足下之命須抵敝廬私懷稍定當圖所任也非怠非譾

答薛方山憲副書

使來奉公書乃知僕既發鄉而猶屢使使存問何其厚也方僕與公爲華下之會時誓將白首山中老矣不謂檄書再至責僕愈益急僕本塵壒中人也遂因

有躍馬心以故抗顏復出計將効尺寸以酬夙昔耳乃今入京無幾何則輒有校文之役廿年勳名不出筆硯間愧之愧之今公幸離弃文墨講戈馬之事矣乃茲復徵之典秦闈焉雖執事論長然終罹毛錐之誚未可倚以畢百年也僕自竣役來僅五十日竟日在塵溷中乃忽得家報老親今在藥物中矣天涯游子情其如何乃卒卒上疏陳情附于令伯依劉之義疏下吏部吏部固不肯覆而僕服在近列又不敢拋印綬去西望雲空徒有洒淚號呼而已頃之有肯爲僕圖便計者旋當西轡得見老親于榻下僕今塊處

戶內聽有力者爲僕圖之然意緒揺曳無異懸旌也使者來取報安能布辭乃勉爲之如此云頃在戶內當路諸公有顧僕寂寥者僕以語次頗及足下前事而當路諸公云前事業已明白武進公特執法太嚴耳未有過也凡歷十數公言出一口若是則曾參果爾不殺人矣何又以疏請引避爲乎僕讀足下疏甚有意義且白璧既別亦無若怨蒼蠅可也使者奉主人令固欲上疏僕等固止之以故歸毋加譙呵以爲聽外人言有兩心也

答趙方泉提學書

齎録使者至獲奉翰教至盈幅尺纚纚數百言咸皆悼離追故之義僕誦其詞至為喟歎者久之嗟乎今俗交道之薄甚矣安得有敦古人之風如足下者邪僕自南中歸依栖華山君洞誓白首老矣乃檄書再至責僕甚急又老親自謂强健輒令僕赴官僕不得已乃洒泣出門獨以二三健奴從而留內子輩侍老親計且入京徐為之圖耳不謂頃得家報老親以九月末偶感風濕寢疾在牀屬書來督僕歸僕得書之明日即上書陳乞復理前指而執事君子固不肯覆奏僕今服在近列去留一聽　聖斷不敢拋印綬逃

去又不習長房縮地之術一蹴而侍老親之榻又不能爲三足烏萬里流雲飄飄自由而靡所拘礙至于今獨煢煢塊處旅院侯執事君子爲羈人栽之耳人生進無裨于國退又不獲奉家私尚得稱爲士邪怩汗淫淫下及踵足矣適來校文之後本乃代覓居山中一年未嘗治筆硯事頊令之操觚効技所謂貧女積綴富姬見之而掩口者也念錄已傳布不得匿陋錄前旣托便使往矣計此時當必達之左右非以博刮目之譽聊用爲抵掌之資耳居頃之僕竟可得歸一卧家園山川悠緬音塵遂阻言之惻然使還卒卒

取報聊此布復之焉

與戈西麓巡撫書

頃僕過真定辱公之眷愈益深重斯益不弃敝帷之意以爲我卑微故置之不深校耳杗此心慚恧何頃僕早夜所言悉吐出肺腑矣念公濟時之器固須與時周旋不宜有所牴牾至若鄙人則戇直天植猶之栢心竹節莫可移易一出國門則麋鹿之性適矣豐草長林任吾嗚眺第所不忘于懷者唯重負　君恩食大庚二十年餘蔑有須史之効尺寸之裨乃所爲恐恐者耳或言僕竟復進者則乃朋知交譽之私僕

分白首山中久矣殘編故劒倒置敝篋專爲老親求
神丹訪靈藥換骨還元悠悠至百年足矣足矣駕高
車飄華纓赫奕出入令都人辟易僕固能致之然有
私念奪之也使者護僕行及邯鄲益盡眞定境内當
返矣而楊鸞持公之幣來餽僕念其義重受之而王
之者領二卒更欲前僕力勒令與楊鸞偕歸益過此
以往飛馳而西不得更事筆硯脩報書也逆旅中草
草言不盡私唯亮在

答俞是堂憲使書

頃僕至眞定而使者復持公書及幣來既眷眷之誼

至于如此僕今往連日夜馳者非以赴官之急爲省視老親疾耳中心皇皇恨不身生兩翼足攝流雲也乃足下欲僕從道中奉筆扎之役僕非敢有避却意也僕所過實不能斯須留卽道中所經山川雲物無非忤懷抱者矧以抽思搆詞撰幽貞之德發燁燁之光邪固須抵關中謁慈闈情事稍定乃能畢所委也斯指已具前報書中矣乃聞報書未得達足下所故此又呶呶云頃會西麓斗山二公極稱足下南產也而諳于戎畧異日者擁節鉞當一面則取之并陘足矣而西麓又數數稱其詩焉以爲有郞士元之婉麗

劉長卿之清潤近世操觚之士所稀覩也若然則古所稱文武吉甫者此非其類邪僕今在車中恒手足下惠我詩誦之藉以暫遣於邑之抱亦可以見至寶所在即昧子豁目愁人破顔也適次中丘已漏下二鼓矣行子倦極展布不得悉嗣致之可也

答唐露軒巡撫書

今者僕歸而侍藥庭闈葢未嘗一日不流泣沾衣也適奉嘉貺遜之日賀僕念於邑在抱此安可領受之哉乃遂附使璧歸亦恃門下洞悉人情當能亮區區也又僕往來兩都數辱惠問動費帑藏若千金即他

往來餽貽又不知其凡幾數矣彈丸小邑恐不能給矧今歲大侵斗米二錢倉庾既匱而帑藏又虛有司假以實倉爲名朘削富人之財不顧見骨富人叩胸呼天靡所控訴凡此皆以冗費多而節約寡也願公憐而察之即僕不奉嘉貺而百姓蒙賜獲保生之幸僕之感德尤愈于百朋也率爾晉言誠知越俎然念士人出而應世在內則言內在外則言外苟利國家遑恤其他唯足下裁省而寬宥之耳

梘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二十六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二十七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小簡五十首

與王穉川少司成簡

答任㯋山太守簡

與薛方山憲副簡

小簡

與王鳳泉先生簡

楨庸瑣進止亡關一二親故見今身跡如此遡取昔人捧檄之義諷使再出竊又恐山靈笑我也

答吳栁濵先生簡

楨嘗謂孝之道甚博匹夫以力達士以祿隱君以菩大人以名昔黃香扇枕斯須承歡孟博驅車百代若

嚮然孟博爲勝楨願師終子孟博之志署斯須之節以揚百代之名退依云云非所敢賛也

與張南溪巡撫簡

今爲天下患者虜最稱鉅多寡强弱埶不相當今言者酷責主帥怨論三軍何不知兵甚也宣大一隅創殘已極西北一面生靈所倚者元戎之力耳虜情叵測未可以遭創而遽弛吾備昨年不窺宣大而輕犯榆林玆莫所向其既大矣言之栗栗

與南姜泉儀部簡

久客京國不任煩囂亦擬奉母西歸依山結廬屏居

勉造期以不辱知已乃屢圖輒阻蹉跎班行非本志也

與徐少湖少宰簡

古道既衰𦣱絶者交疎望歸者情分乃比比然矣今公所延納鄙人者皆振古之遺風近世之希睹也即且望華山往矣茍得假息歲年猶能究古人之學尋當今之務著之話言取裁有道若五斗相迫即就官轍則未能也

與朱碧峰先生簡

近世仕宦多術巧者得塗往往掇拾邉徼傷竊緒綸

次而爲書且布之人曰夫夫也明戎知兵是嬰情世故者無何卽當一面比不驗所云至敗卽斥去若巳冒榮名贏厚利矣禎嘗謂當事者用人若畧名覈實奬恬抑競則用罔非才

答謝畹溪巡撫簡

自得歸依棲頗就閒適乃部檄趣還弗獲堅守鄉園然欲去復止止又欲行邅迍節月依戀慈榻此所謂去父母國之道也

與張太谷中舍簡

初禎之歸也念先贈君權厝非所且二十年乃捐貲

儲俸易地一區謀所謂吉從之事甫興輒罷本力不贍又信惑術家語也積衷幽憤何時獲展邪抵家來親志于情悠悠甚適乃去秋部檄趣入勸行亡論百輩而老親故苦逆旅不欲更去以是依戀遲回至期始發耳然心痛兩親沒者如彼存者如此每從餞筵中聽驪歌心折骨𩨑便欲截轅從好非飾言也

答鄭一山督學簡

楨植性骯髒不能作婀娜諛媚狀自與海內人士遊往往始忤終合竊不敢輒附于古昔切切偲偲之義然于世之面諛背詆者異矣

白里中親友簡

鄙人且去鄉土義須就諸長老白請離教迺顧早承招邀稱送行于郎已戒僕待命宴日爲上元後夕雲月漸豁良宵嘉晤生平幾逢乃探囊中買賦金獲此餘屑聊助華筵因思少陵偕劉法曹宴集石門詩能吏逢聯璧華筵直一金今花宮酒費奚啻一金然以損陪侍可山尸曹人其肯掭聯璧不也走伻齎金往附之瑣言

與顧六泉督學簡

士人讀書希功名冀以效用身冠珮而羅辟其語皆

違心之嚴非其好也顧物情牴牾時時有之則鄭旦不得爲妍西子不得爲潔雖有黃金無柰衆口

答彭豫齋大參簡

往公嘗許以親老解官若竟獲遂僕于其歸日當采華山黃精寄致宋中于以饌親延歲公亦當攀二室三花報我爲北堂懽也

與汪春谷太常簡

楨西鄙人也少聞里中先輩談干戈戎馬之烈講規畫建置之畧長又見從軍行兵經過華下者無論數十比其卒成敗利鈍一一在臆竊知其本竊自謂畧

時幸爲國器當效一割之用至文墨之技本非性能又勘師授閒屬一詞聊以官守在是率情漫漫而已

與張南溪少司徒簡

楨按古之對大烈膺大名者率皆非常之士然非常之士非常人所識故每不通于常人之論一遭脣吻竟就淪埋訪篋笑書即賢者無以自理此翁所以去榆鎮也

答鄖陽任巡撫簡

鄖地控治三省寔稱要害謂其山慱而奸伏治兼而俗異也翰云其地天空鳥絶與性相宜古者塞外撤

守烽煙不作則風日昭曠故天空林野寧棲故鳥絶鄖故多寇盜今稱天空鳥絶西南殆寡事矣

答劉一軒侍御簡

使者奉　天子按部察奸本至威重矣或復作意揚厲之於是部中弗靖憸邪脫網譎謀百出不可窮詰始之明法法卒以敝何者患坐好異而不務要實也

與孫右川太守簡

襄垣令王尚禮者僕知其為人也爇直方正不能婞婀媚世蓋天性也自服官來以官者守法而治民故撓法者皋殃民者刑一意向往畧不左右顧於是蒭

擊搶襲戈矛交集此乃所以傷也今得辠于人情不得辠于法今守法者危則徇情者衆斯治之弊也明知非辠而卒不與直者徇情者也陰険知報怨而卒令弗行者護法者也公護法洞窺郎有巧佞不得施爲令解網羅惜羽毛者公也

答盧書巷方伯簡

秦人不善宦而善任事故趨歷顯赫十無一二至郡有紛難則屬之矣公久歷晉疆飽諳邊計明日仗鉞登壇其思所以答群望可也讀中秋之什在刻者咸當讓驅夫詞章事功其極一也識淺而弗鉅機窒而

弗圖均未之有立

與盧淶西少司成簡

仕宦由北而南者譬之征鴈有及春蚕歸者有歷夏孟始歸者則羽翼健弱異也夫士亦有羽翼北轉淹速亦與鴈同則僕難言之矣

答傅應臺巡撫簡

近世士論右拘忌而左弘博以爲拘忌似謹弘博似通也庶政多隳職此之由夫守官與建功異道清談與實用殊情今累尺寸積歲月薦升遐峻者非少也然瑰瑋之士鄙之夫君子所遇猶麟遊鳳棲跡彰文

著可也泯泯循循需時眄調此中才等務耳楨固謭
末誠不願爲

與饒仁菴太守簡

公按吳巖稱籍甚乃忽領郡符何也貞士引繩巧宦
營便自古有之矣鳳陽　太祖興王重地閭茸勝郎
濮之豐沛龍蟠虎踞王氣榮光時時見之游此可以
蒐目蕩胸增拓意槩第僕不得一往償所願焉古稱
淮泗之間多猛士才官今黠胡爲患求所能擊胡者
未得立可選徒徵發令赴戰壘卽公身繫民社力實
効戎伍也

與張重卿太守簡

僕觀當今吏治率右儇巧而左忠信葢忠信之吏實惠在民而身謝名跡采風使者以爲無赫赫譽輒掉頭不顧彼見其弗利往往遷志從俗苟可釣奇營便不恤其他此下民所以怨咨而治安之效未睹也

與王三渠少宗伯簡

秦中山川突兀士生其間者往往跌宕疎鹵與世相左性既違俗宦乃不達葢自古若此矣翁敦大渾涵時人比之叔度末路修廣可占而知楨不脫秦俗悁自抑之卒未能固不知我所税駕矣

與劉月山少叅簡

區區愚伉譬之高岩獨對烈風四會長河片帆海若吹波能不摧拔覆沒者亡幾由今以往萬里之騁跬步之蹈不爲喜不爲慴也

答周石崖憲長簡

奉翰諭中多悁憤之詞怊悵之意自聖人不免于狐裘之憎曾參大賢或人負之以殺人之名茅絲同紐竹栢異心嫫母爲姸閭娵爲醜盖自昔云然矣

與尹朔野太守簡

今馬市既開寇掠不免斯其情難測擬矣卒之用公

算譬之醫焉凡公計皆調元氣補榮衛彼按摩熨灼

第救斯須之痛賴以起痾還壯未能也贈詩稽滯迄

今大抵美言可市而憤發之詞動觸時忌以故悠悠

未竟耳諒公能鑒我也

答謝與槐少參簡

夫同舟而濟一值狂颶舟中之人不俟教誡拉柁持

篙維纜相連者何也共患難也君子之于人國義亦

類此

與喬三石大參簡

鄙人從老母志便道還廬里中風俗日新長老哥責

以顡而少者往往出與抗禮居巳于伉與抗而爲踰禮之恭皆非也幸公敎之

與趙守朴大司馬簡

今馬市之議罷舉兩存未有所決卒以何者爲久道上計臨歧路而踟躕思之雖審日暮途迂不能抵所止也公握長筭馭遠駕宜定一畫不搖于唇吻鄙人之言越俎矣

與張東沙少司馬簡

楨關西鄙人不習文墨之事雖守在詞曹實未有睹追憶里中先達若空同渼陂對山諸先生者此皆主

盟騷壇轂當代楨頪而自顧有恧然之懷焉若以其故謂關西生盡能文是邪邯鄲無醜女幽并無懦士也

與謝與槐督學簡

西京才令悉集長安城中吳公釆擷校之所得幾何人在昔稱才難今信之不江南以舉業爲耕織諳于斯路秦中本尠的傳而士習又惰此業所由荒也

與徐儀岡給諫簡

令天下萬事皆異于昔時最急者虜患也竟出何計力能制之令不更來哉謀國之臣盡奇百數莫若用

人用之而當百廢百興矣用之不當百興百廢矣故

已疾先本立事先人

答韓苑洛大司馬簡

頃有言翁耳目聰明稍攺于舊者楨以爲此或托而

逃世適奉翰諭而朝邑人士亦頗言之此蓋天欲完

賢者之節故令病廢不欲置之危苦以毀生平如頃

歲所歷睹可歎也

與張元洲兵憲簡

公負詞華兼繕繪事今當關峙者有華山遶關流者

有黃河此真畫圖中物也得暇能爲一揮寄致遠人

不遠人方懷故國山水日入夢思又懷君侯幸獲斯圖卽不奉顏色還故國然念且慰之

答任樣山太守簡

江南諸郡率多靡敝寢格之政究之則士人好議有口仕者懼不便輒濡忍相習而事姑息此于身圖不傷得矣而法紀日瀾倒不之顧也惟君侯圖之

與張石渠給諫簡

往僕在史局時自以旣不閒筆扎之役他日或當備驅使乃蒐羅古今奏疏徧讀焉在　本朝則楊遂菴王晉溪此兩公者盖凌跨前後矣夫持文墨之論則

以華沒實循行移之體則陋而無觀均之非疏格也
昨奉公教云見楊疏久顧獨未見王疏而僕蓄有王
疏二乃分一以補几閣之缺誠謂倉公國手然亦
須禁方乃益神其效也若僕者猶之狒中醫不識尸
蹷非其任不能起病子亦空讀本草耳安足稱哉

答閻濯溪侍御簡

今天下外臺二撫臺主在輯和按臺主在摘發職也
若撫臺不能其職而按臺徒泥陳調坐觀呻吟不爲
施礴砭將奈百姓何今公定畫一之則與便民之政
諸郡士民囂然稱快喁喁仰戴以爲父母夫按臺旣

已號鷹鸇而人又父母之彼撫臺者媿死矣

與王子阜給諫簡

方今胡騎大侵倭舟橫騖中原之盜雲擾而鼎沸救之安所托圖之安所先既得上計願草奏行之鄙人越在江介乃喋喋言事者以爲士之居世猶處大廈之下欻而風雨震凌桁棟撓曳其下處者安能寐乎此所以云云也

答姚惟貞侍御簡

鄙人自結髮時即有志當世之務迨茲既衰度不能罷之夫念在則百物皆重念去則百物皆輕此人情

大都也鄙人旣罷邁往之念乃其視世俗紛華與虛舟飄瓦奚異

與王思質巡撫簡

經國之臣率言置將益官如今所云若以爲淮陰得韓信洛陽得劇孟者獨不思信領漢軍十萬乃始横行趙衛之郊設孟當從征時微刺客千餘人身且爲禽何以立功于行間哉夫置將不置兵益官不益卒猶之倉公就病家遺刀圭砭而不持論證雖詳何救于危

與何太華總督簡

公一出為　國家銷未萌之變貽萬世之安厥功大
矣歸而理舊業講討茲之策所謂旣以施之國又以
用之家也人生以百歲為期公之年今六十有六其
距百歲蘧蘧三十四春秋耳終日揮金置酒集諸社
中故人以博歡取適然流光驟駛卽百歲且飄忽至
矣彼勞勞塵坋何為乎僕且圖請告作終老計將貸
公家錢鉅萬廣置田園恣所欲為期以他生償之彼
瑜伽輪迴之說可賭也不識公肯邪不邪

與許少華巡撫簡

公得遂初服竟日開口笑私宜自較以視在鎮之日

則孰爲快也人言公勁健渥顏如丹似有得餌砂抱真之術者僕慕之最甚少選請告退依華下當撰杖屨從公遊衍顧僕有老親在不得講𢌿舉術即且奉玄結真言得住世千年足矣

與薛方山憲副簡

今時已春莫新水灕渠宜即理楫北邁酬知已之私若肯軫懷離緒枉帆燕子磯下僕當攜酒一壺走大江之濆觴公不則亦任所由而已

與趙大洲光祿簡

老奴齒髮衰暮矣不堪雕蟲且厭驅馳行當過商顏

山下將界四皓之遺蹤釆芳嵒之故芝招赤松問石髓求長生益筭之術與山靈共老即有餘藥欲以分貽同好非讕語也

答王仲山提學簡

夫人情不割升斗必就纆鏁此亦大都然矣顧念黃鵠高擧不啄堦下之食籠中鸚鵡睹其横絶繫而不得去乃知羽毛爲累多智非福也以君侯知巳特爲論之云爾

與唐霽軒巡撫簡

僕伏山中一歲餘而十室九空日不能再食者比比

盐之有司貪詹巧于朘削以罔上而希譽僕每游村落間與父老班荆坐談聞其說輒對泣如雨然莫之控訴也今歲又大侵江南之賦缺而不入内帑之藏出之無窮大司農告匱者屢矣恐無以遂所請振闔中之飢獨且柰何

與趙大洲光禄簡

兄負當世之望志在濟艱持厄振頽綱扶積弱此人人所明也顧坎壈不離其身斯其故可知矣老氏之術本欲有爲而陽示無爲其道居在吾儒之右不可弗之講也

與王穉川少司成簡

大洲氏睹人情世事一不當意輒發憤不平此恒情大都也古人之言曰聖人憂治世而不忿世言人品各異等徒嫉怪之亡益耳趙氏稱服公至數矣言必見聽豪桀邅邅有相成之道焉與庸衆不同其念之若僕旣討在引避則放浪形骸之外亦得矣不問人情世事亦任所由而已

答任棠山太守簡

近世受簡爲文者往往獻諛効佞漸之而成俗矣故睹其浮宕之詞構架之事遂以爲喜不則吟吟咨咨

黯然弗快焉今足下不以僕之詞爲背俗而顧以爲快其度越世人之見遠矣

與薛方山憲副簡

順天試録一本奉覽録中論語義及孟子義詩第一義易二篇春秋二篇表一篇策一策三策五俱出老奴之手充國既老安能與驍將鬬也泰中録傳言公爲總裁盡與删潤然僕讀之疑焉孫吳習兵豈宜學偏裨小帥布陣躧步而不講于神變之術也附此問焉其他省見録四種同往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二十七